折獄龜鑑補

知縣者知一縣之事也知州者知一州之事也折獄特事之一端耳其大者如學校之興廢風俗之汚隆錢漕之重輕稅課之增減差徭之苦樂城堡之堅瑕田野何以治樹畜何以蕃鰥寡孤獨何以養訟棍豪猾何以抑姦賭盜賊何以除大學稱所好好之所惡惡之孟子稱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者在在咸宜措置豈僅以聽訟猶人者爲盡乃職乎顧虞帝之垂裳也黜陟必期於三考先聖之用世也綏動亦待於三年而漢唐以來之循吏往往就增爵秩而不易其任有至十餘年數十年歿而祀於家祀於社者蓋必官民相習恩義相維官視民如子弟民奉官如父母痌瘝

在抱休戚與同日久月長淪肌浹髓然後官與民有固結而不可解者使其蒞任日淺則官尚未諳於民瘼民亦不識官爲何人而欲其臻上理也胡可得耶然居今日而欲州縣久於其任則雖皐夔與選稷契授官其勢亦有所不能何也仕途太廣人員過叢候補州縣往往有七八年或十數年不得差遣委署者若使在任者多歷年所則需次者皆將食無魚而出無車矣奚其可於是憲司不得不爲調劑俾之敷衍朝夕一蒙委缺則前此之米鹽開銷無術現在之資斧借貸多方拮据到任正項費用固不必言而親朋之舊債幕客之乾脩及一切雜泛人情沓來坌集幾

於應接不暇暨平彌縫補苴眉目稍清而代者已將至矣蓋實缺既有遷調署事僅滿期年轉瞬及瓜何由展布其有持身素儉資用苟完留心地方稍能建樹者而吏民知其不久必去亦不實心奉行加以後任未肯服善置之不理甚者必反前任之政以示已之所長而究亦未必能長即使果長而後來者又必反之故雖意美法良而氣脈關隔終不克相與以有成其可以隨時盡心者惟詞訟耳則亦仍即折獄講求而已昔宋賢鄭武子著有折獄龜鑑固已嘉惠後人顧其所采無多事亦未備炳不揣譾陋妄爲蒐輯特其體例與鄭書不同鄭書析爲二十門不免煩碎

玆但分爲四類曰犯義曰犯姦曰犯盜曰雜犯而於朝廷之用刑錄之欲以識其大也賢哲之論刑錄之欲以究其微也子弟之報仇錄之欲以敦其本也定驕兵悍將之亂者錄之欲文武之和衷也止破邑陷城之殺者錄之欲彼我之無間也化山賊峒蠻之梗者錄之欲寬猛之相濟也薄飢民叛黨之罪者錄之欲以和衆而安民也任偏執而貽後世之譏失出入而致當身之患者錄之欲以鑑戒而審愼也其他被詐被誣中毒中惡遇仙遇狐疑鬼疑神志異志怪者亦多錄之欲以探天下之至賾而擴其見聞也其取諸史書者五百餘條又在　時賢說部中采得三百

餘條名曰折獄龜鑑補擬與鄭書合刻以餉同志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大雅高明固無庸瑣屑於此而初登仕版者閱之或不無小補焉顧此皆陳迹也若夫神明變化因事制宜運用之妙則自存乎其人而非簡冊之所能罄矣蓋牙角之爭刀錐之細不難應機而立斷其有事涉疑難蹤跡詭祕者則必多方以取之或鉤距以探其隱或權譎以發其奸或旁敲側擊以求其曲折必期於得情而後已情果得矣而後刑罰加焉則哀矜之心於是乎在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能勿懼乎能勿謹乎故是編首列呂叔簡先生刑戒即以爲折獄者之凡例云

光緒四年仲夏胡文炳

折獄龜鑑補卷一 目錄

呂新吾刑戒

陳榕門先生曰呂公爲政尙嚴明不尙姑息今觀其刑戒委曲愛惜無微不至以此見用刑時其心思固息息與民命相關者也夫於當刑者尙有所戒而惟恐或傷之況其不當刑而刑其戕人生命上干天和也可勝言哉有司官時時省覽此戒庶無愧於祥刑

五不打

老不打血氣已衰打必致死幼不打血氣未全打必致命且老幼不考訊已載律文病不打血氣未平復打則病劇必死衣食不繼不打如乞兒窮漢飢寒切身打後無人將養必死人打我不打或與人鬬毆而來或被別官已打又打則打死之名獨坐於我

五莫輕打

宗室莫輕打天潢之派郎無名封亦莫輕打只嚴王戒飭或申請上司處分

官莫輕打郎倉巡驛遐陰醫等官亦勿輕打彼既爲官妻子僕從相對赧顏亦多殞命況其體多脆薄有司不宜擅刑

生員莫輕打干係諸生體面有事輕則行學責戒重則申究如律彼自無詞

上司差人莫輕打非恤此輩投鼠忌器打雖理直亦損上司體面有犯宜盡書犯狀密申上司彼自有處若畏勢含忍又關究非體矣

婦人莫輕打羞愧輕生因人恥笑必自殞命

五勿就打

人急勿就打彼方急迫無聊打則適速其死

人忿勿就打愚民自執己見方以理直自負打則其忿愈甚死亦不服氣逆傷心易於殞命宜多方警喻待其自知理虧雖打不怨

人醉勿就打俗云三官避酒客沈醉之人不曉天地安知禮法打亦不痛倘酗語侵官亦失體統宜暫管押酒醒懲戒亦勿遣之

冷地寒氣入心亦足致命

人隨行遠路勿就打

被打之人若在家自能將息遠路隨行日逐跋涉辛苦又要跟上程途亦多致命待其同後懲之

人跑來喘息勿就打

提挈人犯從違路跑來六脈奔騰喘息未定卽乘怒用刑逸血攻心未有不死者宜待其喘定用刑

五且緩打

我怒且緩打

有怒不遷大賢者事盛怒之下刑必失中待已氣平徐加責問試於怒定之後詳觀怒時之刑未有不過者

我醉且緩打

酒能令人氣暴心粗刑必不當卽當人亦有議當檢點强制之

我病且緩打

病中用刑多帶火性不惟施之不當亦恐用刑致怒人已俱損

我不見眞且緩打

事纔入手未見是非遽兩用刑倘細審本情與刑不對其曲在乙已刑甲矣知甲爲直又復刑乙不獨甲刑爲冤顛倒周章亦爲可笑

我不能處分且緩打

遇有難處之事難犯之人必先慮其所終作何結局方好加刑若浮氣粗心先卽刑責倘終難了結反費區處會見有打人後又陪事人者只爲從前慌張耳

三莫又打

已撥莫又打

語曰十指連肝心撥重之人血方奔心又復用刑心慌血入必致殞命常見人曾受撥者每風雨之夕叫楚不安爲其已傷骨故嗟乎均是皮骨何忍至此

已夾莫又打

夾棍重刑人所難受四肢血脈奔逸潰亂又加刑責豈有不死且夾棍不列五刑豈可輕用下人以力爲食一受夾棍終成廢疾決難趁食切宜念之人謂審強盜宜用余謂強盜因夾招承此心終放不下惟多方設法隔別細審令其自吐眞情余心斯安此等刑終不可用也

要枷莫又打

先打後枷屈伸不便瘡潰難調足以致命待放枷時責之未晚

三憐不打

盛寒酷暑憐不打

遇有盛寒酷暑令人無處躲藏擁氈圍爐散髮振襟猶不能堪此時豈宜用刑蓋彼方潰指裂膚慄筋蒸骨復被刑責未有不死者

佳辰令節憐不打

如元旦冬至人人喜慶宜曲體人顧顏養天和郎有違犯儕而恕之

人方傷心憐不打

或新喪父母喪妻喪子彼哀泣傷心

正值不幸再加刑責鮮不喪生卽有應刑尚宜姑恕

三應打不打

尊長該打爲與卑幼訟不打 嘗見尊長與卑幼訟官亦分別曲直用刑不知卑幼訟尊長尊長準自首卑幼問干名犯義遇有此等卽尊長萬分不是亦宜寬恕卽言語觸官亦不宜用刑人終以爲因卑幼而刑尊長也大關倫理世教

百姓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打 卽衙門人理直百姓亦宜從寬否則不惟我有護衙門人之名後卽衙門人理屈亦不敢告矣

工役舖行該打爲脩私衙或買辦自用物不打 卽其人十分可惡亦姑恕之否則人有辭不服我之用刑亦欠光明矣

三禁打

禁重杖打 五刑輕重律有定式大杖一足當中杖三小杖五官之用刑只見太過未見太少若用輕杖卽

多加數杖亦不傷生且我見責之多怒亦息而杖可已若重杖只見數少而不知其人已負重傷矣

禁從下打

皁隸求索不遂每重打褪彎致其斷筋而死或打在一塊同一被刑而死生異則貧富不同耳貧者何辜而令其受此

禁佐貳非刑打

夾棍重刑不許佐貳首領衙私置部正官亦只備一二副候不常之用各衙遇不得已而用赴堂稟請蓋正官縉有村量而佐貳首領將勢要送來百姓私衙任意酷打替人出氣正官全然不知凡各衙人犯令其一一過堂庶知收斂

折獄龜鑑補卷一

肅州胡文炳虎臣蒐輯

犯義

赦父子訟　　家語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治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

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
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
以責汝心惟曰未有愼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旣陳道德以
先服之而猶不可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又不可而
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
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君子是眡俾民不迷
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
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
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
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

勿踰乎

燒梁獄詞　　　　　　　　漢書

梁孝王武文帝次子也太后少子愛之得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景帝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太后議格孝王辭歸國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孝王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遣田叔按梁獄時韓安國爲梁內史公孫詭羊勝匿梁王所安國見王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試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

王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尙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令勝詭自殺出之田叔乃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曰上無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賢之以爲魯相

擅殺繼母　　孔叢子

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後妻孔季彥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季彥曰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方之大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當以逆論時以爲允

上書救父　　漢書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之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愍其意爲除肉刑

閉閤思過　　漢書

韓延壽字長公杜陵人以父義直諫死擢延壽爲諫大夫出守左馮翊春月行縣至高陵民有兄弟相與訟田自言

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兄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

漢書

按殺子罪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因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曰賊寇害人此

則常理毋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欒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

請皇弟罪　漢書

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長水校尉樊儵與羽林監任隗雜治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耶儵對曰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酖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毋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

兄弟訟財　漢書

許荆字少張會稽陽羨人爲桂陽太守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吏使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

不罪愚惷　漢書

司隸校尉虞詡彈劾權貴百官側目先是甯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駁之曰

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惷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慚

論輕侮法　漢書

張敏字伯達河間鄚人也舉孝廉官尚書建初中有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章帝貰其死刑自後因定爲輕侮法敏駁議曰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春秋之義子不報仇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

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議寢不行敏復上疏曰孔子垂經典臯陶著法律原其本議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惟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卽爲災秋一物華卽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

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

報辱母恨　　漢書

吳祐爲膠東相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毋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

不忍將加之何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邱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有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女殉父仇　　列女傳

酒泉列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禰祿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同時病死壽聞大喜曰趙氏强壯已盡惟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淯出行聞壽此言還啟娥親娥親愴然隕涕曰李

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羞也焉知娥
親不手刄殺汝而自僥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志在殺
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
比鄰有徐氏婦慮娥親勢不敵諫止之娥親曰父母之仇
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
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滅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
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
所殺明矣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都亭之前與壽相遇
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
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中樹折

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揕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福祿長壽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卽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仇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彊載還家會赦得免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

未成婦免罪　　　　魏志

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中郎將植之子也爲冀州主簿時天

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駮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卺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從之毓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

女免母族罪　　魏志

毋丘儉被殺其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而法貴得中刑愼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戚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旣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殺之不足懲亂源而傷孝子之恩且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矜女弱均法制也

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遂著爲令

出母未祔葬　　晉書

沛國劉仲武先娶毌丘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毌丘儉兵敗仲武出其妻取王氏生陶仲武爲毌丘氏別舍而不告絕及毌丘氏卒正舒求祔葬焉而陶不許正舒不釋服訟於上下泣血露骨縗裳綴絡數十年弗得從以至死亡

父子免考　　晉書

衞展字道舒太保瓘之族子也歷官晉王大理詔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

證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祖父逃亡是子孫而令父祖嬰其酷罰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矣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晉王從之

子代父議　晉書

范堅字子常南陽順陽人官尚書右丞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持黃幡撾登聞鼓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郞朱暎議以爲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

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唊議時議者欲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旣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二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駁之曰自純樸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旣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嚬笑之間尙愼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

今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非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怨讟交興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帝從之正廣死刑

入獄生子　　晉書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爲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兌爲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憐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生一男會赦得免

利鎗斬仇　　晉書

王談吳興烏程人年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仇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鋤者陰伺度以鍤斬之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爲海寇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廞舉談孝廉談不應召終於家

殺子坐流　宋書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爲吏部尚書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癎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爲道扶姑女所告正周棄市刑羨之議曰自然之

愛虎狠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尚宏物之理母之郎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當辜而在宥者靡容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

質母償債　宋書

何承天東海郯人也初爲高祖參軍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償債坐不孝當死承天議云法曰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質錢爲子還債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爲劾終於和賣結刑倚傍兩端母子

俱罪愚以爲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

兄弟相代　宋書

孫棘彭城人弟薩從軍坐違期不至依制軍法人身付獄棘乞以身代弟薩又陳犯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惟在長兄兄雖可垂愍有何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棘云已爲諮詳聽其相代棘色甚悅又語薩薩亦欣然岱依事表上詔曰棘薩甿隸節行可嘉特原其罪

害母絕種　齊書

邢虯字神虎河間鄚人爲尚書左丞時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座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虯駁奏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逆者戮及期親而害親者刑不及子旣逆甚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永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者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匹配盤庚言無令遺種於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從之

報仇互殺　　　齊書

朱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塘人父昭之以學解稱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

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勛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璡司徒左西掾張融牋與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酬冤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活之即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宏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豫章王言之於上上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惲於西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惲有司以聞上曰此皆義事悉赦之

吉翂純孝　　　　梁書

吉翂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父爲原鄉令爲奸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奈何受人教邪法度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翂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淺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翂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期月風化大行

手刃兄仇　周書

杜叔毗字子弼襄陽人仕梁爲宜豐侯蕭修直兵參軍太祖令達奚武圍修於南鄭修令叔毗詣闕請和未還而修直兵參軍曹策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修中記室參軍策等恐其不同己遂誣以謀叛害之策至長安叔毗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仇然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歿亦所甘心叔毗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面縛請罪太祖嘉其志氣特宥之

手刃父仇　周書

柳雄亮字信誠河東解人也父檜守華陽黃仲寶反城陷被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仇之志武帝時仲寶率其部歸長安帝待之甚厚居數年雄亮白日手刃仲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大怒執雄亮叔父司會慶及諸子皆囚之讓慶曰國家憲綱皆君等所爲雖有私怨詎得擅殺人也對曰慶聞父母之仇不同天昆弟之仇不同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詞色無所屈卒以此免

王頒發陵　　　　隋　書

王頒字景彥太原祁人梁太尉僧辯子也江陵陷從周師

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慟絶復蘇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嘉之授漢中太守開皇中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爲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創不痛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時士卒對之涕泣其間壯士問曰郎君來破陳國仇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邱壟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文帝釋不問

報從兄怨　隋書

郎方貴淮南人與從父弟雙貴同居方貴嘗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撾方貴臂折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殺舟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決詣州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異之特原其罪

論繼母服　隋書

劉子翊彭城人開皇初爲侍御史時永甯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父更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

後者爲其父母期服期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
雖自處獨尊之地於子之情尤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
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
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
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
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
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爲人後者爲其父
母期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
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絶推而遠之繼母
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

也妻是不爲白也毋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宏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己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斯不然矣事奏竟從子翊之言

禁嫁父妾　　隋書

李諤字士文趙郡人官侍御史上書曰臣聞追遠愼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方歿子孫引其妮妾嫁賣取財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

豈容遽襁縗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朝聞其死夕規其妾無廉恥之心棄朋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帝嘉之

斬叛主奴　　唐書

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奴以首奔竇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爲命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遂降兗州賊徐圓朗聞風亦送款

奴告主者斬　　唐書

太宗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承乾謀逆　　　唐書

太子承乾字高明太宗長子也少敏惠帝愛之及長喜聲色好游畋飾非辯給過惡寖聞時帝愛魏王泰而承乾有躄疾且懼廢遂與泰交惡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爲梁州都督在州頗違憲法太宗手敕責之初不自咎更懷怨望知太子承乾嫉魏王泰之寵乃相附託謀爲不軌會元昌入朝承乾頻召入東宮夜宿因爲刻臂出血以帛拭之燒作灰和酒同飲共爲信誓潛伺間隙杜荷者右僕射如

晦夫子也性暴詭不循法度尚城陽公主封襄陽郡公時
侯君集亦怨望以承乾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太子
大然之厚賂中郎將李安儼使爲中詗洋州刺史趙節及
荷皆預其謀割臂爲誓荷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但稱暴疾
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會齊王祐反事連紇
干承基繫獄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
鞫之反形已具承乾遂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
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
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有
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青雀

泰小字也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前以嫡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吾不能也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因語晉王曰爾善元昌得毋及乎晉王憂甚上問之以故對上憮然悟會召承乾譴勒承乾曰臣爲太子尚何求但爲泰所圖與朝臣謀自安耳無狀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若泰爲太子正得其計矣上曰是也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且泰立則承

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又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爲庶人魏王泰貶居均州漢王元昌賜自盡侯君集等皆伏誅

刳仇取心　唐書

王君操萊州即墨人也其父隋大業中被鄉人李君則毆死君操時年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棄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貞觀初君則自以世代遷革不慮國刑又見君操孤微謂其無復仇之志遂詣州府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刳腹取其心肝食噉立盡詣吏自陳州司以

其擅殺據法論死列上其狀太宗特原之

求代兄死　唐書

陸南金蘇州吳人仕爲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爲怨家所告詔王旭捕案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旭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嫁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上其狀上皆宥之

殺孝子而旌　唐書

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爲

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天后欲赦其死陳子昂議曰元慶報父仇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跡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趨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臣謂宜正典刑然後旌其閭墓可也後柳宗元駁之曰禮之與刑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玆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玆謂僭壞禮甚矣若使師韞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仇人之胸是守禮而行義也

執事者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乃死於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淩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所謂仇者寃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復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

杖殺孝烈　　唐書

張瑝河中解人父審素爲嶲州都督陳纂仁誣其謀反御

史楊汪案殺之沒其家瑝與弟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穉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壞法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爲作哀誄斂錢葬之

孝子杖流　　唐書

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敕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韓愈議曰子復父仇見於春秋周官禮記子若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復仇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

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甯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仇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乃杖悅一百流循州

兄弟飲乳　唐書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擢第授監察御史巡察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廚宰飲以乳二人悟齧臂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輟訟會蜀大饑開倉賑民然後奏聞璽書褒美使

幷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兒童數百暮而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因物色得眞盜

泣母子訟　　唐書

韋景駿京兆萬年人舉明經爲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泛溢舊隄迫近水漕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因高築隄隄北遂爲腴田漳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景駿又改爲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謂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恨汝幸有母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授以孝經使

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泣請自新遂爲孝子後數年爲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進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爲我言學廬館舍橋鄣皆公所治意公爲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爲留終日

母死取財　唐書

有前率府倉曹曲元衡者杖殺百姓柏公成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軍使使以父蔭徵銅公成私受元衡貲貨母死不聞公府法寺以經恩免罪刑部郎中裴潾議曰典刑者公柄也在官者得施於部屬之內若非在

官又非部屬雖有私罪必告於官官爲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箠於齊民也今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屬而擅憑威力横此殘虐豈合拘於常典柏公成取貨於讐利母之死悖逆天性犯則必誅奏上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論至死公議稱之

姑殺婦減死　唐書

京兆人有姑鞭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刑部尚書柳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鬭也且其子在以妻故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

毆母杖斃　唐書

柳仲郢遷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製者北司吏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中書舍人紇干臮訴甥劉詡毆其母詡爲禁軍校仲郢不待奏卽捕取之死杖下

兄謀弟田　　　　　　　五代史

常山屬邑曰九門有人賣地於異居兄議價不定乃移於他人他人須兄立券兄固抑之因訴於令令以兄弟俱不義送府節度使石敬瑭監之曰人之不義由牧長新至教化所未能及吾甚愧焉若以至理言之兄利良田弟求善價順之則是沮之則非其兄不義之甚也宜重笞焉市田

以高價者取之上下服其明

刃仇不遁　宋史

李璘瀛州河間人晉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爲殿前散祗候友爲軍小校相遇於京師寳積坊北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言復父仇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

兩次報仇　宋史

張藏英涿州范陽人唐末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七僅以身免後逄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而釋之以補牙職藏英後因居道

畏禍避地關南乃求爲關南都巡檢使至則攜鐵檛匿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於地齧其耳噉之擒歸設父母位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臠其肉刳其心以祭卽詣官首服官爲上請而釋之

甘代父死　　宋　史

沈正泰州海陵人父爲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途見父恐懼詰其故正卽號呼褫衣就毆其屍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死聞者悲之

報仇得釋　　宋　史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爲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

幼隨母改適人母嘗戒之曰汝等長必復父仇景德中斌兄弟挾刀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而詣吏自陳具獄上請詔志元黥面配隸汝州釋斌等罪

投河救父　宋史

蔡定字元應越州會稽人父革依獄吏傭書詿誤繫獄定痛父非辜數詣府號訴請代坐獄弗許請效命於戎行弗許請隸玉符爲兵弗許定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纏徽纆乎父老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獄吏等明矣而無所云訴父老而刑定之生何益乎定圖死矣於是預爲志銘其墓又爲狀若詣府訴者結置袂間背敘陳致死

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遂赴河死帥府聞之驚曰眞孝子立命出革

未婚媳同凡　　宋史

杜紘字君章濮州鄄城人由進士爲永年令歲荒民將他往召諭父老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飢皆喜聽命乃官給印劵使稱貸於大家約豐歲爲督償於是咸得食無徙者明年稔償不愆素神宗聞之用爲大理評斷官每議獄必傅經義有幼女養於夫家而死吏當如婚法紘言禮婦三月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女家示未成婦也律定婚而夫犯論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然未成婦

則一也議乃定擢刑部郎中

姊隱弟田　宋史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由進士爲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訴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訴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爲汝主之耳不然方爲他人所欺與其損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

奴告主被杖　宋史

李孝壽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

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卽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舉子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吏訟兄母　　宋史

种師道字彝叔河南洛陽人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吏有田訟彌二年不決師道繙閱案牘窮日力不竟然所訟止母及兄而已乃引吏詰之曰母兄法可訟乎汝再期擾鄉里足未吏卽叩頭服罪

介姪毆叔　　馮夢龍增智囊補

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訟叔欲擅其財不認其爲姪者累訴

不得直李至復訴之李令民還家毆其叔叔果訟姪毆逆李因爲正其罪分其財

呼兄逐姪　宋史

楊汲字潛古泉州晉江人爲趙州司法參軍州民曹潯者兄遇之不善兄子亦加侮焉潯持刀逐兄子兄挾之以走潯曰兄勿避自爲姪耳旣就吏兄子曰叔欲紿吾父止而殺之吏當潯謀殺兄汲曰潯呼兄使勿避何謂謀殺若以意爲獄民無所措手足矣州用其言潯得不死

驗齒還兒　宋史

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爲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

輸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爲謝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置於法知長沙縣有嫠婦攜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之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齔尙何爭命歸兒族

財產聽母　　宋史

程迥字可久紹興餘姚人知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訴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追正令侯母死服闋日理爲己分令天下郡縣視此爲法迥議曰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其母可矣何

積滯而達於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之道夫諸侯之於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按令文分財產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又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於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懲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爲人母者

息兄弟訟　宋史

張洽爲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

能動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治以自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治諭之曰訟於官祇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服

二子分庶母　宋史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曰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李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擢知濠州

圖財殺姪　金史

劉徵柔字君美大興安次人爲洪洞令有縣人楊遠投牒於縣以爲夜雨屋壞壓其姪死號訴哀切徵柔熟視而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雨邪卽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寘於法

救父併釋　金史

陳顏衞州汲縣人父光宋季武舉擢第調壽陽令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顏間關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謀良不可誣告光與賊殺人光不勝拷掠誣服顏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徐某不敢決適帥臣至郡以狀白

帥曰此眞孝子遂併釋之天會七年詔旌其門

釋孝子罪　　元史

布魯海牙畏吾人也隨其主內附授斷事官時斷事官得專生殺多倚勢作威而海牙小心謹密愼於用刑有民誤毆人死吏論以重法其子號泣請代死海牙戒吏使擒赴市懼則殺之旣而不懼乃曰誤毆人死情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併釋之

愛妾誣妻　　元史

至元初李德輝爲右三部尚書人有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德輝曰此叔殺之無疑遂覓其獄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

其妻挾左道爲厭勝謀不利於己德輝察其有愛妾疑妾所爲將構陷其妻也召妾鞫之不移時而服遂杖其夫而論妾死

訴姊匿貲　元史

王約以平反庶獄遷刑部尚書宗王兄弟二人守邊兄有異志弟諫不聽即上馬馳去兄遣奴挾弓矢追之弟發矢斃其奴兄訴囚其弟於獄當死約慮囚曰兄之奴即弟之奴況殺之有故立釋之京民王氏仕江南而歿有遺腹子其女育之年十六乃訴其姊匿貲若干有司責之急約覗牘曰無父之子育之成人且不絕王氏祀姊功居多誠利

其貲豈養之至今日邪改前議而斥之

風教宜肅　　　元史

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以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弒主弒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左丞相不忽木曰人倫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左右曰朕戒汝無使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愧焉有奴告主者主被誅帝即以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曰若此必大壞天下風教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追廢前命同列多忌之遂稱疾不出大德元年命爲御史中丞有因父官受賄者

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化厲風俗爲先若必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徵贓不敘御史言罰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簠簋不飭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意人稱其平恕

息骨肉訟　　元史

胡祗遹字紹聞磁州武安人爲濟甯路總管濟甯移治鉅野自經兵革荒廢已久民居未集風俗朴野祗遹選郡子弟擇師教之親爲講論期變其俗久之治効以最稱升山東按察使所至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化以勵士氣民有父子兄弟相訟者必懇切諭以天倫之重不獲已乃繩以

法未幾以疾歸

立誅逆子　　元史

駙馬許納之子速怯訴父謀反母私從人帝曰人子事親有隱無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訐命速誅之

驗乳知兒　　元史

于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知婺源州烏程有富民張申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謂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至乳之兒即飲王遂伏辜

母義子全　　　　　　　　　　元　史

柴氏晉甯陳闰夫之繼室前妻遺一子尚幼柴鞠之如已出未幾柴氏有子闰夫病且死囑曰我家貧惟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我死亦無憾至正十八年賊犯晉甯其長子被賊驅迫在圍中及官軍至怨家訴其爲賊法當誅柴引次子詣官泣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不可加於兄決獄者反疑次子非柴出訊之他因得其情乃判曰婦執義不忘夫之言子趨死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並釋之

姊妹爭兒　　　　　　　　　　增智囊補

陳祥知惠州郡民有二女嫁爲比鄰者姊素不孕一日妹生子而姊之妾同時產女詭言產子夜燒旁舍乘亂竊換其兒以歸妹覺之往索弗與訟於府無證祥佯自語必殺此兒事卽了畢乃置甕水堂下引二婦出曰吾與汝溺此兒以解汝紛密謂一卒謹視兒而叱左右詐爲投兒狀亟逐二婦使出其妹失聲爭救不可得顚仆堂下其姊竟去不顧祥卽斷兒歸妹而杖姊一郡稱服

殺兒遣戍　明史

任亨泰襄陽人官禮部尚書山東守臣言日照民江伯兒母疾割脅肉以療不愈因禱嶽神母疾瘳願殺子以祀已

果寥竟殺其三歲兒帝大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服長子三年今小民無知滅倫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兒杖之百遣戍海南因命議旌表例亨泰議曰人子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醫藥籲禱迫切之情人子所得爲也至臥冰割股上古未聞倘父母止有一子或割肝而喪生或臥冰而致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絶反爲不孝之大皆由愚昧之徒尙詭異駭愚俗希𡨚旌表規避里徭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父母有疾療治罔功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可

泗河救父　　明史

胡剛浙江新昌人父役泗上以逃亡當死敕駙馬都尉梅殷監刑剛時方走省立河上俟渡聞之即解衣泅水而往哀號乞代殷爲奏聞詔宥其父并宥同罪者八十二人

孝女臥釘板　　明史

孝女諸娥山陰人父士吉爲糧長有黠而逋賦者誣士吉於官論死二子炳煥亦罹罪娥方八歲晝夜號哭與舅陶山長走京師訴冤時有令冤者非臥釘板勿與勘問娥輾轉其上幾死事乃聞勘之僅戍一兒而娥傷重卒里人哀之肖像配曹娥廟

代父甚喜　　明史

周琬江甯人父爲滁州牧坐罪論死琬年十六叩閽請代帝疑受人教命斬之琬色不變帝異之命宥父死謫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均死耳父死子安用生爲願就死以贖父戍帝怒命縛赴市曹琬色甚喜帝察其誠即赦之親題御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

兄弟爭死　　明史

胡惟庸旣誅有訴鄭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爭欲行濂弟湜竟往時濂在京師迎謂曰吾居家長當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辨二人爭入獄太祖召見曰有人如此肯

從人爲逆邪宥之擢湜爲左參議

毆死孕婦　明史

太平府民有毆孕婦至死者罪當絞其子請代章下大理卿鄒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嘉然死婦繫二人之命寃何由申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可貸與其存犯法之父何若存無罪之兒詔從之

殺子戍父　明史

陳圭黃巖人父爲讐人所訐當死圭詣闕上章曰臣爲子不能諫父致陷不義罪當死乞原父使自新帝大喜曰不謂今日有此孝子宜赦其父俟四方朝覲官至播告之風

勵天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乃聽圭代而戍其父雲南

旣聽其子代矣而又合其父遠戍不亦甚乎上遏大君之德下傷孝子之心爲善者將何勸焉史稱開濟好深文諒哉其深文也而卒亦不免天道豈或爽乎

代繼母死　　明史

伍洪字伯宏安福人由進士官上元知縣丁外艱服除以母老不復仕推資產於諸弟而已獨隱居養母有異母弟得罪逃使者捕弗獲執其母洪哭訴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吾自當之洪曰安有子在而累母者遂行竟死於市

親在爭產　　明史

王瑜字廷器山陽人爲左軍都督鎭淮安有善政民有親在與弟訟產者瑜曰訟弟不友無親不孝杖而斥之又有負金不能償至翁壻兄弟相訟者瑜曰奈何以財故傷恩即代償而勸其敦睦二卒盜敗舟一板有司以盜官物坐卒死瑜曰二卒之命抵敗舟一板邪竟得末減

妾誣妻毒　　明史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爲山東提學僉事延見諸生親爲講授皆呼爲薛夫子王振問楊士奇吾鄉有可爲京卿者乎士奇以瑄對召爲大理少卿瑄至士奇使謁振瑄曰拜爵

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會指揮某死振從子山欲强娶其妾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處極刑瑄辨其寃三卻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指劾瑄受賄故出人罪下獄論死將行刑振蒼頭泣於爨下問其故曰聞薛夫子將刑也振感動會兵部侍郞王偉亦申救乃免

妾父訛詐　　明史

雍泰字世隆咸寧人知吳縣太湖漲沒田千頃泰作堤爲民利稱雍公堤民妾亡去妾父訟其夫密殺女匿屍湖石下泰詰曰彼密殺汝女汝何以知匿屍之所且此非兩月屍必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考而服召爲御史

庶子誣謫　　明史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官御史會播州宣慰使楊輝欲立庶子友爲嗣長官張淵阿順之安撫宋韜等諫乃止輝致仕嫡子愛嗣輝死友誣愛謀逆聞於朝命喬新往勘將行請曰楊氏主播州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歷代寬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今但宜二人面質眞僞無令驚疑也喬新至盡得其始末白愛誣奪友官安置他府斬張淵播州遂安

兒似歸產　　明史

魯穆字希文天台人官福建僉事漳民周允文無子以姪

爲後晚而妾生子因析產與姪屬以妾子允文死姪言兒非叔子逐去盡奪其貲妾訴之穆召周宗族密置妾子羣兒中令辨之咸指兒類允文遂歸其產民呼魯鐵面

溺死節婦　　明史

孔金山陽人父早亡母謝氏遺腹三月而生金母爲大賈杜言逼取投河死金長屢訟於官不勝言行賄欲斃金金乃乞食走闕下擊登聞鼓訴冤不得達還墓所晝夜號泣里人劉清等陳其事於府知府張守約召閭族媒氏質實坐言大辟未幾守約卒言賄緣免金復號訴不已被箠無完膚已而撫按理舊牘仍坐言大辟死獄中金子良亦有

孝行父疾刲股爲羹以進旋愈父子並得旌

嘔血鳴冤　明史

何競字邦植蕭山人父舜賓爲御史謫戍廣西慶遠衞遇赦還好持吏短長有鄒魯者當塗人亦以御史謫官稍遷蕭山知縣貪暴狡悍舜賓求魯陰事訐之縣中湘湖爲富人私據舜賓發其事於官奏覈之富人因奏舜賓以戍卒潛逃擅自冠帶章並下所司覈治魯隱其文牒謂舜賓遇赦無驗宜行原衞查核上司不可駁之會舜賓門人訓導童顯章爲魯所陷論死下府覆驗道經舜賓家入與謀魯聞之大訴曰舜賓乃敢竄重囚發卒圍其門輒捕舜賓經

解慶遠又令爪牙吏屏其衣食至餘干宿昌國寺夜以壓衣閉其口壓殺之魯復捕舜賓妻子競與母逃常熟匿父友王鼎家已而魯遷山西僉事競潛結少年伺道旁擊魯矐其目欲殺之爲衆所止乃與魯連鎖赴按察司而預令族父澤走闕下訴冤僉事蕭翀故黨魯嚴刑訊競競大言曰必欲殺我我非畏死者顧人孰無父母且我已訴於朝非公輩所得擅殺噬臂肉置案上含血噀翀面一堂皆驚會競疏已上遣刑部郎中李時給事中李舉會巡按御史鄧璋雜治諸人持兩端擬魯故屏人衣食至死競部民毆本屬知縣篤疾律俱絞餘所逮數百人擬罪有差競母朱

氏復赴京訴寃魯亦使人馳訴乃命大理寺正曹廉會巡按御史陳銓覆治廉曰汝等何毆縣官競曰競知父仇不知縣官但恨未殺之耳廉以致死無據遣縣令檢驗果有傷而解役任寛慷慨首實且出舜賓臨命所付血書於是衆皆辭伏改擬魯斬競徒三年武宗登極大赦魯免死競赦還又九年卒競自父歿至死凡十六年服衰終其身

殺娼救母　　明史

崔鑑京師人父嗜酒狎娼召與同居娼恃寵時時陵鑑母父又被酒數侵辱之一日娼惡言詈母母復之娼遂擊敗母面母不勝憤入室將自盡鑑時年十三自學舍歸問之

母告以故曰母無死即走至學舍挾刃還娼適埽地且埽且詈鑑拔刃刺其左脇立斃乃匿刃牖下亡走數里忽自念曰父不知我殺娼必累我母急趨歸父果訴於官將縶其母矣鑑至告捕者曰此我所爲非母也衆見其幼不信鑑曰汝等不信請閱凶器安在自出刃示之衆乃釋母縶鑑寘獄事聞下刑部議尚書聞淵奏鑑志在救母且年少可矜難拘常律帝亦貸其罪

兄弟救父　明史

瞿九思字睿夫黃梅人舉萬歷元年鄉試居二年縣令張維翰違制苛派民聚毆之維翰坐九思倡亂巡撫御史向

程劾維翰激變吏部尚書張瀚言御史議非是九思遂長流塞下于甲年十三爲書數千言歷抵公卿訟父寃甲弟罕亦伏闕上書求宥張居正故才九思乃獲釋

銘刃報仇　明史

王世名字時望武義人父良與族子俊同居爭屋爲俊毆死世名年十七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俊有所餽亦佯受之而潛繪父像懸密室繪己像於旁帶刃侍朝夕泣拜且購一刃銘報讐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闋爲諸生及生子數月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一日俊自外醉歸世名挺刃迎擊之立斃詣吏請死時去父死

六年矣知縣陳某曰此孝子也不可置獄別館之而上其事於府府檄金華知縣汪大受來訊世名請死大受曰檢屍有傷爾可無死曰吾惟不忍殘父屍以至今日不然何待六年乞放歸辭母乃就死許之歸母迎而泣世名曰身者父之遺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何憾頃之大受至縣人奔走直世名者以千計大受乃令人舁致父棺將開視之世名大慟以頭觸堦石血流殷地大受乃令舁柩去將白上官免檢屍以全孝子世名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妻俞氏撫孤三載自縊以殉旌其門曰孝烈

命父扑子　　　　增智囊補

朱潮遠鎮漳泉時有老人告其子情殊迫切詢其父有妻乎子乃其所生乎曰非妻則繼母也又詢其母與父年相當乎曰少艾朱曰此必父暱其妻妻淩其子中證乃其姑支叩首稱善於是命父用小板連衣輕扑之與父叩頭陪禮謂其父曰爾晚年靠子何不念前妻之情戒其子曰親年無幾家庭小隙乃至此耶遂父子抱頭大哭軍校亦無不墮淚也

父盜子殺　　　　增智囊補

大司農張晉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

將入取資子以爲盜也瞯其入撲殺之取燭視屍則父也吏議子殺父不宜縱而實拒盜不知其爲父又不宜誅久不能決晉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竟殺之

券書改句　　增智囊補

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壻於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育四歲而張老卒張病時謂壻曰妾子不足任吾財當畀汝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卽汝陰德矣於是出券書曰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女壻外人不得爭奪壻乃據有張業不疑後妾子壯告官求分壻以券呈官遂

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壻仍前赴證奉使者因更其句讀曰張一非句吾子也句家財盡與句女壻外人句不得爭奪曰爾婦翁明謂女壻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子尚幼恐爲爾所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

兄弟同獄　　增智囊補

韓彥古知平江府士族之母訟其夫前妻之子其扶掖而來者乃其所生之子也彥古曰當略懲戒之母曰業已論訴願明公據法加罪彥古曰若然必送獄而後明汝年老不能對理姑留爾子與前妻子並就獄與證徐議所決母

良久云乞收回狀文歸家俟其不悛即再告理由是不敢復至

僕汚故主　　增智囊補

羅點春伯攝平江府時有故主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已服而僕黠狡反欲汚其主乃自陳嘗與主饋之姬通旣而訪之非實於是令僕自供奸狀因判云僕旣負主錢又汚主姬事之有無雖不可知然自供已明合從奸罪宜斷徒配施行其姬俟主人有詞日根究聞者莫不快之

滴血　　紀昀　槐西雜志

從孫樹森言晉人有以貲產託其弟而行商於外者客中

納婦生一子越十餘年婦病卒乃攜子歸弟恐其索還貲產也誣其子抱養異姓不得承父業糾紛不決竟鳴於官官故憒憒不牒其商所問眞贋而依古法滴血試幸血相合乃笞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有一子刺血驗之果不合遂執以上訴謂縣令所斷不足據鄉人惡其貪媢無人理僉曰其婦夙與某私昵子非其子血宜不合衆口分明具有徵驗卒證實姦狀拘婦所歡鞫之亦俯首引伏弟愧不自容竟出婦逐子竄身逃去貲產反盡歸其兄聞者快之按陳業滴血見汝南先賢傳則自漢已有此說然余聞諸老吏曰骨肉滴血必相合論其常也或冬月以器置

氷雪上使極冷或夏月以鹽醋拭器使有酸鹹之味則所滴之血入器卽凝雖至親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成信讞然此令不刺血則商之弟不上訴商之弟不上訴則其婦之野合生子亦無從而敗此殆若或使之未可全咎此令之泥古矣

兄妹夫婦　　紀昀如是我聞

必不能斷之獄不必在情理外也愈在情理中乃愈不能明門人吳生冠賢爲安定令時余自西域從軍還宿其署中聞有幼女幼男皆十六七歲並呼冤於輿前幼男曰此我童養之婦父母亡欲棄我別嫁幼女曰我故其胞妹父

母亡欲佔我爲妻問其姓猶能記問其鄉里則父母皆流丐朝朝轉徙已不記爲何處人也問同丐者則曰是到此甫數日即父母並亡未知其始末但聞其以兄妹稱然小家童養媳與夫亦例稱兄妹無以別也有老吏請曰是事如捉影捕風杳無實證又不可以刑求斷合斷離皆難保不誤然斷離而誤不過誤破婚姻其失小斷合而誤則誤亂人倫其失大矣盍斷離乎推研再四無可處分竟從老吏之言

鬼祈存祀　　如是我聞

平湖楊研耕在虞鄉縣幕時主人兼署臨晉有疑獄久未

決後鞫實爲弟毆兄死夜擬讞牘畢未及滅燭而寢忽聞牀上鈎鳴帳微啟以爲風也少頃復鳴則帳懸鈎上有白鬚老人跪牀前叩頭叱之不見而几上紙翻動有聲急起視則所擬讞牘也反覆詳審罪實無枉惟其家四世單傳至其父始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辜則五世之祀斬矣因毀稿存疑如故蓋以存疑爲是後遇赦竟得免余謂以王法論滅倫者必誅以人情論絕祀者亦可憫生與殺皆礙仁與義竟兩妨矣如必委曲以求通則謂殺人者抵以申死者之冤也申己之冤以絕祖父之祀其兄有知必不願使其竟願是無人心矣雖不抵不爲枉是一說也或又

謂情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也使凡僅兄弟二人者弟殺其兄哀其絕祀皆不抵則奪產殺兄者多矣何法以正倫紀乎是又未嘗非一說也不有皋陶此獄實爲難斷存以待明理者之論定可矣

爭墳莫決　　紀昀　姑妄聽之

天下有極細之事而皋陶不能斷者門人折生遇蘭健令也官安定日有兩家爭一墳山訟四五十年閱兩世矣其地廣闊不盈畝中有二冢兩家各以爲祖塋問鄰證則萬山之中裹糧挈水乃能至四無居人問契劵則皆稱前明兵燹已不存問地糧串票則兩造俱在其詞皆曰此地萬

不足耕無錙銖之利而有地丁之額所以百控不已者徒以祖宗邱隴不欲爲他人佔耳又皆曰苟非先人之體魄誰肯涉詞數十年認他人爲祖宗者或疑爲謀佔吉地則又皆曰秦隴素不講此事實無此心亦彼此不疑有此心且四圍皆石不能再容一棺如得地之後掘而別葬是反授不得者以間誰敢爲之竟無以折服又無均分理無入官理亦奚能判定大抵每祭必鬭每鬭必訟官惟就鬭論鬭更不問其所因矣後蔡西齋爲甘肅藩司聞之曰此爭祭非爭產也盍以理喻之曰爾既自以爲祖墓應聽爾祭其來爭祭者既願以爾祖爲祖於爾祖無損於爾亦無損

矣聽其享薦亦大佳何必拒乎亦不得已之權詞然迄不知其遵否也

爭墳別墓　許奉恩　蘭苕館外集

滇南張靜山觀察其仁由進士爲蜀中令計典屢膺上考特擢新安太守甫下車有兩姓爭墳互控者稽核舊牘已歷三十餘年矣公詫問吏何久不能結吏曰此案每新太守莅任例來互控因兩姓俱無契據無從剖決只合置之不理公曰豈有三十年不結之案立命傳諭兩姓五日後登山驗看判結翌日公齋沐祈禱城隍夜宿廟中求神示夢五日後親自登山兩姓俱至一姓係望族其人納貲以

郡丞候選一姓係老諸生年已七十許公諭之曰汝兩姓爲祖興訟歷久不懈孝思可嘉惟聞自經具控彼此阻祭爲汝祖者毋乃餒而汝心安乎兩姓皆伏地請罪公曰汝兩姓各執一詞皆近情理所恨兩無契據耳旣思天下事有一是必有一非有一眞必有一假非求神示夢究不能決昨特虔禱宿城隍廟中果見神傳塚中人至稱係某姓之祖被某姓誣控求我判斷我已許之矣顧一經明白宣示眞假旣分是非立決此後是其子孫方準登山展祭非其子孫卽不得過問汝兩姓皆當別祖過此以往不能並至此隴矣兩人皆遵命於是拈鬮老諸生居先郡丞次之

老諸生乃走伏墓前草草三叩首畢起身乾哭顏色忸怩公謂郡丞曰渠已別墓次當至汝矣郡丞乃伏拜墓前大哭曰子孫爲祖宗興訟多年不辭勞苦今郡伯禱神得夢一言判斷究不知是非眞假可否不謬倘所夢不實爲子孫者此後不能致祭矣言念及此能勿悲乎痛哭臥地暈不能興斯時觀者如堵無不惻然太息公笑謂衆曰觀兩人別墓情形眞假是非汝衆人當共喻之尚待吾宣示乎皆曰微公言小人等咸喻之矣因共贊郡丞爲眞孝子而不直老諸生公謂老諸生曰汝別墓情形衆目共見撫心自問尚有何說老諸生自言知罪公曰汝既知罪吾亦不

汝咎但自今以後憑衆剖斷山歸郡丞毋得再訟汝心甘乎老諸生誓無反覆公乃親筆書判令兩姓畫押三十年葛藤一旦斬絶衆口稱快蓋此山本郡丞祖墓老諸生知其失契意圖騙占遂妄興訟歷任太守皆意郡丞爲望族未免欺壓老諸生咸有左袒之意而孰知腐儒叵測以樸陋文其訐詐向非公以神道設教黑白何由昭晰耶

命兄杖弟　黎士宏

仁義禮智入性皆全特爲嗜欲蒙蔽日漸月深如火在石中不擊不發泉在山下不鑿不流終不得謂石中無火山下無泉也記在甘州時有兄弟白首搆訟心甚惡之兄訴

弟不法種種予曰是當立斃杖下即命爾自行杖庶快爾心命隸取杖付之其兄盡力一揮直欲立死其弟余意正怫然故語之曰須三杖了卻爾弟命也其弟從階下忽仰首望兄呼一聲其兄勃然良心觸發急捨杖趨前抱弟而起弟攬兄足兄拊弟背放聲大哭予亦爲泣下旁觀吏卒至不能仰視當其赴訴咆哮直有不可解之怨毒即其舉杖之時亦未見有半點之憐惜也問官含怒嗔呵亦未嘗示一言之解勸也祇其弟仰首一呼不知其兄從前怨恨銷歸何處胥徒府史抑豈盡皆仁人孝子爲其兄弟感觸亦各含辛墮淚斯時堂上無官司兩旁無役卒堂下亦無

羿人祗有賢兄悌弟藹然仁孝之意充滿戶庭若使人人刻刻此念此心眞可刑措不用其去三代不遠矣信乎子輿氏之言曰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其奈不能擴充何哉

息叔姪訟　　潘相事友錄

單縣鄉紳張某與其姪某等搆訟六年藩憲委予至曹府提訊先諭紳以你做令十年歸乃與姪訟諸多違礙繼斥其姪汝等俱生監何不知禮律訟其伯自討死兩造先各有畏心查姪父本紳胞弟紳以出爲叔後姪降爲功服紳無子先撫養次姪爲子教讀完娶以不才歸宗紳又撫其

第三姪更不肖仍歸宗紳後有妾子二人姪謂是他人兒買兩媒婆詭鬧於街一婆云汝何能但能爲某紳買他兒得衣食一答云與你何干又以他故縱健役帶悍婦多人鬧紳並扛控於上又貼匿名帖於城紳故不與人交姪結書院師及諸名人爲關說閩委予則一夜行數百里之書信以健騾遞至乃於次日徹底訊結兩造證多顯宦子弟皆跪而撟舌予閩張氏邑名族紳與弟素友愛遠宦十年以其數萬金產託弟經理比歸弟呈出入簿紳不一閱今乃如是是可化也又次日設多座於書院命紳及諸證兩傍坐令其三姪跪聽訓法言巽語幾千言姪痛哭認罪呼

伯求救紳亦長跪認教子姪不謹且亦有不善處事過衆
證亦跪認不能和解求免究辦哭聲滿屋觀者如堵牆皆
感服予乃爲清理一切重責聽囑擾鬧扛控之健役令其
三姪百叩伯前具悔過結請於上司上司亦服之

平古墓爭　汪輝祖　夢痕錄

戊寅余應蘇糧道胡公文伯招同至常熟縣有虞山虞仲
言子之墓在焉虞墓上言墓下虞之子姓爲仲氏每展墓
必經言之墓道言以爲越界歲必競由縣而府而司而巡
撫訟十餘年未結撫軍委胡公查議仲以言墓在虞墓禁
地之內謂言氏占其墓道言氏之譜牒則界起於漢時各

不相下道左十餘丈有荆榛僻徑言欲仲另闢行路而仲不願也故斷斯獄者卒無成議余以爲非可例定也乃爲之議曰墓前禁地之說起於後世仲說不足爲憑言譜墓道起於漢時亦荒遠無稽虞先言後相距數百年虞以讓國而逃必不愛此區區之地言爲道南文學禮讓爲先必不忍與先賢爭路兩姓互持皆非祖宗本意若舍正途而另闢荆榛不惟不便亦屬非禮應令仲氏每年展祭俱由言氏墓道而上墓道之外不得樵採庶奠幽魄而杜競風案遂定

爲殤立後　汪輝祖　佐治藥言

庚辰館長洲鄭明府鐡貫幕縣婦周張氏富家也年十九而孀遺腹子繼郎十八歲將以八月授室七月病殤族以繼郎未娶欲爲張之夫繼子而張欲爲繼郎立嗣輾轉訐訟前令皆批房族公議歷十八年未結二月鄭君受辭張氏謂繼郎物故後苦百倍於撫孤未亡人數瀕於死死何足惜但繼事未定死不瞑目今年已望六死期日近恐旦夕死而夫與子之鬼俱餒語甚哀楚余調查全卷厚逾數尺族繼張辭張繼族控批歸房族官無成見乾隆十九年張指一人可立爲孫而房族謂其甫離襁褓未必成人後又另議終至宕延余因擬批張撫遺腹繼郎至於垂婚而

死其傷心追痛必倍尋常如不爲立嗣則繼郎終絕十八年撫育苦衷竟歸烏有欲爲立嗣實近人情族謂繼郎未娶嗣子無母天下無無母之兒此語未見經典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禮有明文殤果無繼誰爲之後律所未備可通於禮與其絕殤而傷慈母之心何如繼殤以全貞婦之志乾隆十九年張氏欲繼之孫現在則年已十六昭穆相當即可定議何必彼此互爭紛繁案牘同事諸友皆以爲事關富室舍律引禮事近好奇況以累批房族之案官獨臆斷必滋物議鄭君見批大詫再三屬改余曰批房族不難也爲民父母而令節婦抱憾以終不可余爲主人代筆

令主人造孽心不安吾不顧其爲富爲貧論事理耳批不可易請易友遂辭鄭君鄭君勉用余批不慊也張所欲繼者果已成立因立繼書遵依完案後有不肖族人反覆翻告皆不準理至五月初五日午譙撫軍手硃單飭縣封送是案全卷座客震動余曰吾無私天可見況上官乎閱四日鄭君謁撫軍歸述撫軍言盛贊此批得體始知有生員上控批發蘇州府親提重責詳劣鄭君以上官許其能大悦撫軍桂林陳榕門先生宏謀事皆親辦凡上控之案皆不批查先以硃單調卷或有未愜則飛官而兼訓幕故一時吏治無不肅然此其一也

爲州縣難矣而爲上司者尤難州縣初登仕版遠涉遐方風土人情旣與素所見聞者迥不相侔即詞訟情節亦多意想所不到然能酌理準情即無不可伸其寃而平其氣惟是兩造對質曲直斯分直者未必見爲恩曲者早已結爲怨一遇刁悍之徒不肯自認其曲而惟務於必勝遂扛幫而上控矣地方官無可如何惟望上司之察其誣枉耳不幸而或爲上司所疑或爲勢要所劫輕則體面無存重則功名莫保此州縣之難也若上司所難則在用人矣夫知人則哲堯舜猶以爲難況下此者乎是故顏子復聖也而或謂其竊食雖聖師不能以

無疑曾子大賢也而或告以殺人雖賢母不得而不懼蓋相信若斯之難也今上司之於下吏非有師弟之雅母子之親也以東南西北之人猝集諸前而第於一揖一言之頃遽欲信其賢否何可得乎當其委以事也幾經審慎而後遣之乃未幾而有上控者焉豈其人與地不相宜耶於是提案進省發審定讞迨至究明詐僞被誣者已家破人亡矣地方官已心驚膽碎矣而究不能以加等之罪治誣告之徒非不欲治也蓋以彼險健若此倘盡法懲治而激成京控則愈難收拾故縱之以冀無事耳此刁風之所以日長也今得陳文恭公硃單調

卷之法誠良法也蓋奸民上控之詞每與原詞不符若先調其原卷一閱則案情之起落自明而本官之能否亦見如果所斷平允卽專治誣告者之罪而無辜干連概不提問庶奸狡知所懲儆而州縣亦得展其才也已

引經立嗣　佐治藥言

學古入官非可責之幕友也然幕友佐官爲治實與主人有議論參五之任遇疑難大事有必須引經以斷者非讀書不可向在秀水時有陶氏某以長房獨子出繼叔父生五子而長子故絕例得以次子之子爲後其三子謀以已子後其伯兄因秉父故僞託遺命令仲子歸嗣本生祖次

房者謂以孫禰祖禮難歸繼祖三房者謂本生有子而無後於情不順歸繼之說未爲不可薦紳先生紛如聚訟上臺檄下縣議余亦無從執中長夜求索忽記禮經殤與無後者祔食於祖之文爰佐令君持議謂禰祖之論必不可行陶某旣出繼叔後斷難以子歸繼本宗本宗有子而絕情有莫安請以其主祔食伊父聽陶某子孫奉祀大爲上臺所賞後在烏程有馮氏子因本宗無可序繼自撫姑孫爲後及其卒也同姓不宗之馮氏出而爭繼太守允焉余佐令君持議據宋儒陳氏北溪字義系重同宗同姓不宗即與異姓無殊之說絕其爭端向非旁通典籍幾何不坐

因耶每見幕中公暇往往飲酒圍棋閒談送日或以稗官小說消遣自娛究之無益身心無關世務何若屏除一切讀有用之書以之制事所裨豈淺鮮哉

僞契謀產

夢痕錄

余任甯遠時縣民匡學義本陳氏子爲匡誠乞養誠生子學禮授學義田八畝歸宗後學禮病不起贈學義田五畝屬以家事學禮遺田二百畝妻李氏能儉勤歷十七年增置田百餘畝歲息日阜甚得學義力一日田主贖產會學義他出李氏令子勝時檢契則載學義與李氏同買各契皆然詢之學義堅稱產實公置租亦公分詳記租籍李氏

愬前令不直愬府發零陵亦以產契租籍爲憑愬本道發道州逾年未結李氏求發余審余思學義爲李氏治家田皆學義交易李氏執契而不識字契載自不可憑但舍契以斷不足以關學義之口且分租有籍李氏不能以口舌爭因亦照契斷爲同買李氏再三哀剖至於號哭余麾之去而獎學義善經理學義忘余爲鞫事矣問其家產曰共田十三畝問其息曰歲入穀三十一石得米十六石問其家口曰一妻二子三女問其生業曰某代李氏當家唯長子年十八方能力田余曰據汝言完餉所餘不過十四五石米以贍六口食尙不給尙有蔬薪日用力何能支曰妻

子度日甚苦余曰人皆言汝有錢何也曰自苦自致耳余拍案大怒曰然則汝同李氏買田之資必由盜竊來矣命吏檢歷年報竊檔案佯爲究鞫學義大窘叩首曰某良民未嘗爲盜價皆李氏契特僞書同買欲併李氏物故與勝時爭產故歷年租入並無欺隱蓋租籍亦由學義僞爲也余乃呼李氏慰諭之契塗學義名毀僞籍產歸李氏李氏求究學義累訟余曰學義誠可惡然吾念汝夫知人設所託不當原產且廢安能續置免其罰而勒令歸宗

穩婆爲證　　　　　　　　　　　　　夢痕錄

零陵縣民謝子純弟亡六月婦劉氏生遺腹子三歲矣劉

有傭婦董與無頼子蔣甲有連曾董以睚眦去子純覬劉產啖蔣以利指劉子乃其子董爲劉乞養欲以其子歸原而董證之控縣控府逾四年滴血亦介游移適余以公事謁府府提此案犯證倶齊委余代鞫劉之證佐皆生子時喜筵親友不能塞董口余細檢原卷證者不一曾無一語及穩婆惟劉雇乳媪在生子四月之後董據爲乞養蔣子之驗因屏去吏役一一研訊劉稱穩婆錢氏尚在幷產時服役有別媪鄰居現存產後自乳以患乳癰始雇乳媪亦有治癰醫師詢其里居離城七里密諭劉不得漏洩一字託故出城赴劉居查訊穩婆乳媪幷侍產鄰婦及醫士各

供皆與劉符歸詰蔣董得子純唆訟狀分別罪之未終日而案定

毒叔自斃

程畹　潛庵漫筆

錢塘武蜨生封翁嘗佐滇省臬司某公一夕閱卷無風燭滅呼人燒燭閱未半又滅異之祝曰獄冤乎當盡心覆閱勿滅燭也又燒燭審視之乃某縣詳文叔以毒餅毒姪之妻子及店夥三命叔已具服者也初姪設小酒肆妻一子一夥一與己而四有叔無賴時來索飲既醉仍索錢乃去以爲常一日姪他往叔忽至袖餅三枚出置案上曰吾終歲擾汝輩無以爲酬頃於途拾得此物盍食之乎三人乃

各食叔仍飲酒未罄三人忽七孔流血而死叔大駭姪回具以告姪曰然則叔毒吾妻子也遂到官供其實官曰餅旣爾所餉命卽爾所毒也叔以嚴刑誣服已解省矣武恩其故不得次日告東人請覆審並告以滅燭事及訊叔仍言餅乃拾得者再細訊之姪忽自言餅乃己所爲故遺於叔所經之途欲以毒叔而妻子不知故食之而死今尙何言乃釋叔而置姪於法武歎曰天下事出人意外者可勝道哉但據一紙爲信而寃者衆矣然不據一紙爲信又將何據乎乃辭幕去

謀產毒姪　　蘭茗館外集

直隸清苑縣有兄弟伯仲析爨而居者仲無行遺產蕩盡賴伯友愛時賙濟之伯年逾五旬僅一子弱冠妻某氏女逑好甚敦會仲妻以急逋詣伯求助伯子暮從市中歸腹苦飢某氏女方晚炊伯子遽索蔬飯食之七竅血暴湧逾時頓卒女惶恐失措奔告伯夫婦相持慟哭幾不欲生仲妻瞪目旁哭厲聲曰伯年半百僅此一脈今無辜暴死某氏女不能辭其咎矣若置不究其如死者何予夫婦忝期服親決不稍貸也歸訴於仲遂偕伯夫婦共鳴之官直控某氏女毒死親夫官吏仵作驗之確係服毒致死乃嚴刑搒訊某氏女荏弱不能耐五木遂誣服因獄起見並指某

甲爲姦夫某甲故中表親讀書雖未成而素行不苟拘至畏刑亦直承不敢置辨爰書已定將付大辟矣適訥近堂制軍移節總督直隸慮囚至此案疑其不實欲平反之明府某公者健吏也聽訟爲一時之冠因公晉省謁制軍訥公告以此獄命爲平反明府細覈歷年案牘厚幾盈尺覩其屢斷屢翻其中情詞實有可疑爰命拘集在案諸人隔別細研見某氏女與某甲均辭氣溫和不類殺人者益信其寃又訊伯夫婦僉謂某氏自入門後事舅姑甚孝夫婦亦曾無詬誶且未見某甲往來是非有無不敢臆斷訊至仲妻則厲聲哭罵謂賤婢以姦斬伯氏之嗣不付大辟不

足以服死者云云明府諦審久之忽拍案叱謂仲妻曰下毒者非他人卽汝是也汝毒猶子奈何誣某氏女乎仲妻失色極口叫屈明府怒命嚴刑拷之乃盡吐其實蓋仲妻久欲吞伯產每至伯家必懷砒少許伺隙投之恰值某氏女晩炊矚其無人遂潛下焉固欲酖伯一家及伯子以飢先服斃命遂乘機嫁禍某氏女亦計之得也至此吐實或請於明府曰公何以知爲仲妻也明府笑曰是不難要在聽訟者留心察言觀色耳彼舅姑且不敢聽斷而仲妻竟敢直聲其罪令人可疑況其日適至伯家更露破綻姑試恐喝不謂竟成信讞也爰以仲妻抵罪又以某甲無辜株

連遂以某氏女妻之並嗣爲伯後

陰感成胎

浩歎子　螢窗異草

粵東之俗女生十二三即結閨閤之盟凡十人號曰十姊妹無論豐嗇不計妍媸簪珥相通衣飾相共儼有嚶鳴之雅焉及嫁緩急相扶持是非相袒護凡翁姑之不慈夫壻之不睦叔伯妯娌之不相能父母兄弟所不敢問者惟姊妹得而問之故閨門之內蔕固根深莫能搖奪而獅吼之威郎在司牧者亦爲之屏息矧其下者哉某縣紳家有女及笄字於巨族忽病吞酸腹亦震動父母咸疑之然而家禁森嚴內無五尺童子惟同盟一女弟係貧無所依者女

白諸父母留養於家晝夜同室此外別無一人遂目爲疾延醫診視之舉不能辨無何而居然生子矣衆論譁然壻家巨族不堪其辱遂訟於邑宰欲罷其婚女家亦慙赧不能白將致女於死以滌垢唯姊妹行不忍具牒於縣言女之誣闔堂號泣宰亦無能判決事聞中丞委員同鞫究不能定時臬司某公强記多聞乃謂其屬曰盍使穩婆相女若係闔體則斯獄無難立斷矣其屬竊笑以爲生子者不坼不副容或有之未聞既生既育而猶珠聯璧合者也因奉憲令勉使驗之果皆以處子報猶恐其妄遂各遣其衙眷同往查勘又俱以女體爲言始信之而惑愈滋因復命

於公公聞之詰曰胎豈有異乎對曰向曾視之雖無生氣
具體亦人但四肢百體空空然如蟬之蛻一似全無骨肉
者惟此爲疑耳公乃太息曰仕優弗學幾殺人子諸君固
有所不知此此二女同居重陰交感之象也衆請其說公命
吏詣庫取某年部案與衆觀之中一事若合符節衆乃頓
悟蓋女年已長情事漸知私與女伴效其狀雖兩雌無異
而眞炁流通因亦有孕第無雲雨之私究非絪緼之正遂
令碩果雖結宛同鑽核之李職是故耳僚屬歎服乃定案
塉家亦無異言後數月迎女于歸生子數人則骨擎膚立
迥非向之僅具皮相者矣

客窗閒話　吳熾昌

悔婚賠財

兩江陳制軍在金陵甄別書院親臨督課與院長敘談之際忽聞人聲洶湧兼鼓樂花炮之聲遣官察問回言生童不由攔阻爭拔關出外觀迎娶者制軍有慍色負手而出閱歷各齋房考具咸在而虛無人也惟後所有一人若垂首構思者制軍曰諸生皆出汝獨靜坐作文耶其人失聲大哭急叩其故對曰童生吳某亡父爲詞林今日所娶之女係生原聘之妻制軍詳訊之對曰婦翁係已致仕之孫省河工觀察許姓由昇官起家值亡父爲是省學政攀援聯姻爲之游揚薦升大員前歲父歿於都中一無所有殯

殮之具皆戚友所助生隨母扶柩歸葬閩婦翁素不洽人心又失憲司歡今失所依倚知必不免亦致仕歸聞生貧甚萌悔婚意召生子百金索庚帖生不允婦翁竟改婚楊兵部家聞今日迎娶互鬬奢華故諸生出觀之諒此時往迎新婦耳制軍命備兩馬召武弁隨生歸迅取庚帖俄頃而回制軍驗收之傳諭中軍廣帶兵役往楊第稱賀其時兵部在京供職僅有一子與乃兄共之乃兄係納粟職員聞制軍來與賓客之顯者共迎制軍入座制軍僉與爲禮詢知媒妁爲鍾徐二進士未幾爆竹震耳則粧奩先至媒妁相隨制軍喝令立拏媒妁諭兵役護運粧奩命中軍持

令箭邀截新婦彩輿俱送入書院即其中堂設公案提鍾徐二進士詰曰爾等身列儒林何竟敗壞風俗與有夫之婦為媒二進士駭曰某等兩家親友從不知許女訂婚之事是何兇徒竟敢妄告制軍袖出庚帖擲令觀之二進士識許某親筆共怒訴曰許某忝膺爵祿而竟非人類然彼在豫聯姻遠隔數千里渠居心瞞昧某等何由知之是陷人於罪也請必究之楊亦跪告曰許某心若豺狼行同鬼蜮某若早知決不與為婚媾今此事惟某是主弟在都中未之知也某願與許賊較請嚴究之制軍察衆詞色悚懼諒不知情飭發廉訪質訊遂借楊氏喜筵及新郎之冠服

同書院適諸生繳卷之時諭令毋散同陪筵席遷院長於
外而以內宅作新房命輿請生母公服而來以觀花燭生
乃衣楊壻之衣與女合拜成禮內外數十席官衿共飲盡
歡而散次日催廉訪速究以報制軍濡筆待奏許大怖急
奔書院見壻叩首曰壻爲能救我所有家財願與壻共之
生遲疑未決母訓之曰其父雖狂其女甚謹汝不見其閨
言悔悟時則曰非制軍力幾爲父母誑矣痛哭不已情可
憐也曷爲之援解生敬諾往見制軍以情告制軍曰果爾
命其開報田宅我爲分判以贖其辜以爲汝誦讀之貲若
稍縱之吾去後老猾必變汝非其敵遂命廉訪提許至依

制軍斷以立案吳生於是乎驟富奮勉讀書是年入泮旋登賢書嗣制軍因剛愎故被讎家陷害奉旨拏問生追隨入都因乃父之門生故舊爲之營求竟得開釋復用而生亦銓得縣令出仕矣

踢死堂弟　高廷瑤　宦游紀畧

余任六安州時有報堂兄踢斃堂弟者詳細閱之僅一踢傷屍將入棺忽屍妻執一斷扁担至案前曰兄手之兄亦曾幫毆有傷以扁担中斷爲傷證余曰爾今晨報案祇告踢傷並無他人扁担之語此物胡爲而來屍妻曰叔公某交令呈驗詰其叔公所在卽於人叢中實指之飭役擒按

於地將扁担先用側勢擊下指示其妻曰腿上一擊便有一扁担側傷爾夫屍身有此傷否又將扁担用平勢擊下問曰現又一擊便又有一平傷爾夫屍身有此傷否將其人遣賫二十扁担訊之扁担乃伊舊用壓斷者因與兒手之兄有隙故藉此誣陷具結備案逐之

兩全兩傷　　陳星瑞　談古偶錄

天下事無取乎兩全也欲兩全必至兩傷惟裁之以大義勿參之以小慧斷然而必行之可矣世傳齊之上地其妻與人有私夫遠歸置毒酒命妾進之其妾自籌曰吾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逐主母因佯仆其酒蘇氏兄弟皆稱引

之以自況元微之作將進酒賦以美之謂此妾之智能兩全主父主母也予獨以爲不然妻妾之事其夫也猶人臣之比肩以事主也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昔者叔牙慶父弒械已成季友爲毒酒以鴆叔牙夫季友之於叔牙兄弟也天性之親非若妻之與妾也而季友且斷然爲之而不顧者夫亦裁之於大義焉耳援此義以例之彼爲妾者宜明告主父豈惟遂之直殺其主母可也夫何取於兩全哉而況終必不能兩全也其妻之處心積慮欲殺其夫非一朝一夕矣豈因妾之一仆而遂萌悔心乎今雖不就而毒故可復求也酒故可復進也異日者不命其

妾而自進之則主父終不免於死是妾之一仆特保一淫凶無義之賊而貽主父以後禍也且天下事無隱不見無微不彰主父死容必有人覺察之倘一日事露其主母終亦不免於死意本主於兩全勢仍至於兩傷是妾也因小慧而不明大義吾未見其爲智也雖然彼婦人者予亦何暇深求特見夫世之臨事變者務爲調停兩可苟且旦夕之謀往往敗亂天下而不可救是皆齊妾進酒之類也

風雨易妻　　許聯陞　粤屑

邑陳氏子稚齒卽聘定徐女爲妻家皆素封陳子旋出天花面大麻一睛突出而背且駝焉徐女及笄嬌嬈綽約晝

中人也其鄰鄉韋氏子世業儒幼聘定鄭女爲室彼此皆以教讀爲業韋子長而秀穎而鄭女乃青唇黑臉者鄉居同在數十里內知之者咸謂天公錯配爲憾事也乾隆庚辰二月之望二家同擇此日婚娶半途合路處兩家相遇同行鄉間迎親彩輿貧富無甚異道傍觀者不辨其某鄉某家也是日天氣晴霽至此更大雷雨以風昏不見人各舁入破廟中接連並置而避之約二時久雨略小而晦暝如故且時値日暮從人匆遽昏黑中舁肩輿分路行初更方及門富室鼓吹喧闐然風雨益驟堂中燈燭俱息幾不成禮草草送入洞房郎自慚形穢急登牀以被蒙首新婦

亦惟恐郎窺以袖障面潛就枕爲郎素豔其妻一旦偎紅倚翠不啻劉阮之到天台也遂成于飛之樂次早女先起而東方白矣郎隨起彼此覿面大驚急喚伴娘詢之則與新人不相識問爲鄭女然後知避雨時與徐家錯舁也韋子家貧門庭冷落自歸洞房花燭之前女偷窺壻美秀而文壻睨新人光豔奪目異乎所聞駭極卽告母詢問乃知其徐家女也韋氏子以彼富我貧齊大非耦囑母伴新人而已出外舍親朋淸談達旦急馳伻告其家兩家父母聞而疾至徐母問女將何從女曰天也蓋陰懷西袒意鄭父母至陳家見女歸富室喜溢眉宇而陳子以姸易媸不勝

憤懣口出嫌言鄭母曰郎君與小女可謂相當相對莫非前緣何嫌之有陳以爲誚已益憤訟之公庭時仁和葉公世度以庶常改授陽春縣訊知陳鄭業已成親韋子避嫌而佚堂著於是義韋而斥陳判曰韋郎能守禮文坐以待旦陳子已成伉儷訟則終凶天孫女應嫁裴航鳩盤荼合婚鬼卒以故雨師引線風伯爲媒人何與焉天作合矣貧富自安於命妍媸各配其宜其一切粧奩判歸各女仰其父母卽日親自討回送壻家無違速速其判出一時傳誦陳子愧悔欲死徐女奩贈豐厚韋藉以起家琴瑟調和明年游泮束脩有加稱小康焉

陳斗殺父妾辯　　錢維城

陳斗淮安清河人父恭故固原州知州母胡氏方恭爲扶風令時買婢於都得王氏約曰某以貧故鬻女於陳爲婢婚嫁惟命毋有盜逃王氏稍長恭嬖之遂弗嫁也王氏妖而佞以寵故弗禮於女君胡氏憾焉然卒無以尙之詬誶屢矣而弗勝鬱鬱遂成疾斗方幼竊不平無如何也恭以事罷官歸淸河老王氏益嬖操家政胡氏益疏疾乃大劇及革恭與王氏弗之視也握斗手泣而囑曰疾由王氏吾死汝必報之王氏婢耳約在此汝執以爲信報必告我焉吾將助汝語絕而死斗收其約而閟之遲一歲未得間乾

隆二十六年四月恭以他事出家無餘人斗曰可矣擕刀伺之則王氏方浣衣於臺初斗之少也有羸疾至是方劇懼不克制戰慄不敢前王氏忽大呼自投於地斗曰母助我矣直前刺之中項王氏死割其頭並刀與約陳於母之柩前哭而祭之曰兒報王氏矣將歸獄於官母念之遂自歸也獄成以故殺論斬論者曰斗之母死疾耳王氏父之所安斗焉得仇之辯曰疾由王氏則王氏死之矣父之所安不得以己故仇之此申生之不報姬氏也非所論於母也且人子死其母則已耳不然則豈其屬纊之語而違之論者曰王氏之虐嫡也無質夫惡知非胡之妒而自取疾

乎辯曰此斗之所爲難也證之則父有縱妾淩嫡之罪斗之志惡夫實其父以自貸死也且卽胡氏妒斗旣不知父之縱妾矣又惡知母之妒耶知王氏之爲吾母仇而已論者曰斗知母之爲重矣獨不知父之重乎章子之母得罪於父死父埋之廏父死君命改葬而弗敢也齊王用是以爲將斗讀書豈不聞之辯曰此非章子之事也若然則章子乃大惡也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如其道則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魏顆之父嘗命顆以妾徇矣父亡顆乃嫁之君子以其從治命爲孝埋妻於廏亂命也非道甚矣父死而改葬是蓋愆也況重之以君命乎

章子之說乃戰國傾危之士所爲亦吳起殺妻求將之類也曾孟子友而如是耶此不可以律斗明甚論者曰然則是獄宜何斷曰以殺婢斷禮曰子爲庶母期律曰庶母謂父妾之有子女者妾與婢等王氏初以婢進娶而無子則誠婢耳且妾無徵而婢有徵舉約胡氏治斯獄矣

章子當其父殺母埋廄時必哀號切諫雖撻之流血而不止爲父所逐是不得近也出妻屏子是自責罰也孟子之禮貌固宜獨惜其父歿之後未改葬母耳然其不死其父之心則有沈痛終身者齊王是以信任也文敏責其不能改葬蓋慫是也比之殺妻求將則苛矣

易屍滴血

馮晟談屑

紹興富翁某有三子而並取婦先後皆死有女贅壻於家爲司管鑰老年乏嗣意甚鬱鬱遂復置簉室未逾年生子而翁遂棄世家無男丁一切喪事惟壻指揮舉殯日適與鄰村喪家同鼓吹儀仗各爭道至於交鬭停喪路側鬭罷而葬其俗然也旣葬女控於官謂抱中兒非翁出長婦聞之怒詣官自訴謂實係翁子如不信請啟棺滴血官責狀長婦甘誣抵罪驗之不入長婦繫獄次婦控於上臺提審委驗如前次婦亦坐收三婦憤甚走而控於京適大僚某公在浙按事就便查辦大僚弔集卷宗熟思無策謂非翁

子而見婦三人鑿鑿指認且甘罪疊控自係眞情謂是翁子而屢次滴血不入訪之刑仵亦別無弊竇不解所由聞某幕以折獄名卑禮厚幣聘之來幕思之數日忽拍案曰得之矣因請於大僚先滴女血爲驗大僚頓悟召女謂曰爾弟非翁出爾非翁出乎盍先試汝女色變滴之亦不入大僚怒嚴鞫之女不能禁泣曰此事悉由壻急逮壻一訊而服蓋於舉殯時故與鄰村同日而路旁爭鬬乘亂易棺老謀深算人情所不及料也爲按律治罪而釋婦

秉親立愛　談屑

紹興李鐵橋廉訪澐爲廣東令時曾斷爭嗣一案頗傾人

口邑有富人某伯仲早析居仲歿而伯存伯有兩子仲無子欲以次子嗣仲而其子素無行且以仲既乏後產必歸己時忤仲婦婦銜之擇族人子爲嗣而伯不許於是伯以應嗣訴婦以立所愛者訴各控於令令無能屈也歷數任訟不決李下車復來告示期集訊李召兩造於堂下語伯曰爾弟果絕嗣乎曰然爾幾子曰兩子應以一子延仲緒復問族衆鄰右信否皆曰信李作沈吟態曰然則其詞直婦奚訟進婦詰之婦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應嗣者法也立所愛者情也且其子好遊蕩來則敗吾業性又頑悖逆者屢矣吾行將老何所恃不如立所愛便李作怒色曰吾

今菹者法堂知執法而已何汝便之從伯聞言默喜卽泥首謝衆亦交口和之乃命各署結狀而召其子前指婦曰父旣具結則若爲汝母矣可於庭下拜跪以正名免滋訟子向仲婦拜如儀婦大哭曰是殺我也我不如死李曰有說乎婦曰向已白使君何乃相强李曰吾慮汝誣耳爾子悖逆能爲我指實否婦遂言之歷歷李顧伯曰律載父母首子忤逆罪合誅今爲若子當依律斷立命隸人縶逆子於杖下伯大窘乞哀李不可促進杖衆咸失色膝行而祈免李良久乃曰我法吏也何敢屈法計惟不爲婦也子者卽不爲母也死伯崩角亟稱如命因令衆改結狀來而聽

婦立所愛者

懷妊二年

陸敬安 冷廬雜識

烏程嚴鐵橋可均爲建德教諭時義烏有高才生某爲忌者所誣見棄於其父事聞之官大吏欲爲超度萬難措辭嚴鬬之乃爲甲癸議一篇致其房師閩撫韓芸舫克均督部見之大稱賞據其說入爰書事賴以解其辭備載稿中大略謂甲在外二十八年擁高資歸而其妻先死其子乙年二十六既舉秀才儀表出羣丙與乙素有隙丁睨甲貲黨丙而擠乙稱乙姦生子甲恥之逐乙而事聞令長令長以律無文不能決上之大吏大吏入奏下百官博議因議

曰竊謂乙事尋常耳可以片言昭雪人妊十月九月而生者常也妊七月而生生而壽考者世間多有俗說妊八月而生難育蓋不確闞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見會稽先賢傳其不及七月者黃牛羌種妊六月生見魏略其逾十月者苟氏孕十二月生苻堅呼延氏十三月生劉淵張夫人十五月生劉聰見晉書載記慶都孕十四月生堯見帝王世紀鉤弋夫人懷昭帝十四月乃生見漢書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見搜神記陽翟有婦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見嵩高山記太康溫磐母懷身三年然後生見異苑長人國妊六年乃生生而白首見外國圖大人國其民孕三十

六年而生見括地國圖老子託於李母胞中七十二年見瀨鄉記老子母懷之七十歲乃生生而白首見神仙傳載籍極博妊逾十月者悉數難終甲在外二十八年而歸而乙年二十六蓋其妊二年無足爲異宜片語昭雪丙丁宜不論大吏曰癸議以謂妊二年允哉據以覆奏於是甲乙復爲父子如常余按元史黃溍傳云母童氏夢大星墜於懷乃有妊歷二十四月始生溍此尤近而可徵者

冷廬雜識

博古通今

袁隨園宰江甯城中韓姓女爲風吹至銅井村離城九十里村民次日送女還家女已嫁東城李秀才子李疑無風

吹人九十里之理必有姦約控官退婚袁曉之曰古有風吹女子至六千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取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示之曰郝公一代忠臣豈肯作誑語者第當年風吹吳門女竟嫁宰相恐汝子無福耳李讀詩大喜兩家婚配如初是知聽訟者當博古也汪龍莊大令宦湖南時宜章縣寡婦鄭朱氏無子欲繼親姪鄭觀族人謂觀無兄弟且父死不宜後他人宋愬縣及州越四年愬本道發汪關訊汪曰觀宜嗣宋無疑孀婦立繼聽其自擇昭穆相當獨子勿禁傳曰已孤不為人後謂不受命於所生父也今例得出繼矣又何訊焉因止宜章不傳兩造援例詳結是知聽

訟者當通今也

片言保赤

沈起鳳　諧　鐸

錢塘袁公簡齋爲先大父同年由翰苑改授上元縣令風骨錚然不阿權勢引經折獄有儒吏風時民間娶婦甫五月誕一子鄉黨姍笑之某不能堪以先孕後嫁訟其婦翁越日集訊於庭兩造具至觀者環若堵牆公盛服而出向某舉手賀某色愧俯伏座下公曰汝鄉愚可謂得福而不知者矣繼問其婦翁汝曾識字否對曰未也公笑曰今日之訟正坐兩家不讀書耳自古白鹿投胎鬼方穿脅神仙荒誕固不必言而梁嬴之孕逾期孝穆之胎早降有速有

遲載於史冊總之逾期者感氣之厚生而主壽早降者感氣之清生而主貴主壽者若堯年舜祚汝等諒亦習聞主貴者不必遠徵即如本縣亦五月而產雖甚不才猶得入掌詞垣出司民牧謂予不信令汝婦入問太夫人可也某唯唯卽命婦抱兒入署少選兒繫鈴懸鎖花紅繡葆而出婦伏拜地下曰蒙太夫人優賞許螟蛉作孫兒矣公正色謂某曰若兒卽我兒幸善視之他日功名勿使出我下可耳繼又顧衆笑曰爾衆中有明理之士幸諒予心勿以前言爲河漢也衆齊聲附和於是兩家之羞盡釋後兒讀書食餼於庠奉公長生祿位供養不倦

離婚合婚

程畹 潛庵漫筆

劉明府大烈知東臺時邑人某甲巨富也女美而慧絕愛憐之幼受聘於某乙乙長而貧甲中悔訟縣退婚女不知也乙故文士不相下訊有期矣甲行賄二千貫於劉求左袒劉素方鯁竟納之衆訝其改操至期坐堂皇略詰甲數語笑謂乙曰聘有據乎乙以婚帖進劉曰帖信不虛但婚以合好爾婦翁既不願强合之何益盍姑離異而本縣爲爾別聘一好女子乎且事必如爾意爾其勿拒乙不得已應命乃謂甲曰若求退婚則既退婚矣但爾女須別擇壻姑少待本縣不惜作冰人立命乙入內賜以新衣出二千

貫票與乙而謂甲曰爾之厭乙以其貧也今賜以阿堵襲以新衣則富人矣得壻如此又何嫌況乙有此貲且將他娶而爾女徒有退婚名何益甲不得已應命劉又曰爾既愛女當有厚贈盍出一千貫本縣爲爾辦奩可也聲色不加卽時判合乙既畢婚縣試高列遂入泮劉去任送者如堵有張筵於河干者男女各一跪而俟劉既入坐二人膝行至前各抱劉一足痛哭流涕呼恩人不置則乙夫婦也問其近況已生二子家業日富翁壻和矣

化兄弟爭

藍鼎元　鹿洲公案

余任潮陽時有陳氏兄弟伯明仲定爭父遺田七畝搆訟

余面諭之曰汝兄弟本同體何得爭訟命役以一鐵索繫之坐臥行止頃刻不能離更使人偵其舉動詞色日來報初悻悻不相語言背面側坐至一二日則漸漸相向又三四日則相對太息俄而相與言矣未幾又相與共飯矣余知其有悔心也因召問二人有子否則皆有二子命拘之來謂曰汝父不合生汝二人是以搆訟汝等又不幸各生二子他日爭奪無有已時吾爲汝思患豫防命各以一子交養濟院與丐首爲子兄弟皆叩頭哭曰今知悔矣願讓田不復爭余曰汝二人卽有此心汝二人之妻未必願也且歸與計之三日後定議翼日其妻邀其族長來求息請

自今以後永相和睦皆不願得此田乃命以田爲祭產兄弟輪年收租備祭子孫世世永無爭端由是兄弟妯娌皆親愛異常民間遂有言禮讓者矣

感兄弟訟

李元度先正事略

翁刺史運標知武陵縣時有兄弟爭田者親勘之坐田野中忽自掩涕訟者驚問之曰吾兄弟日相依及來武陵吾兄已不及見矣今見汝兄弟偶思吾兄故悲耳語未終訟者亦感泣以其田互讓乃中分之又有兄弟爭產者其兄父養子也父歿弟少分以瘠田使別居兄不平以狀白中有亡父嗜酒得疾語君怒其暴親過也詈之仍斥其弟割

腴田以畀兄

全嫠婦繼子　　　　　　　　　　先正事略

鄧中丞廷楨知西安府時同州嫠者以事出其繼子子無所歸訟至省公佯怒曰此逆子也當杖死縶柱礎下故久治他事而潛令人以茶餅給其子子奉母母怒不食奉其叔叔食之至日暮公度其母見子傫然縶庭中時時顧日影待斃也意且悔乃密呼其叔曰汝嫂癡人耳試以我意語之汝撫六歲兒至娶婦婦死更娶勞苦甚矣顧信族人言有好兒子將爲汝嗣汝幼而撫者不能子顧能子長兒乎彼利汝財而嗣汝顧能孝養汝乎汝死財與子皆族人

有也卽汝何利焉必欲出子者明日官爲汝杖決無難也
叔叩頭出次日母子來泣謝不復言出子事

定母殺前妻女罪　先正事略

王廉訪縭令東明時安某客於外繼妻高氏與前妻之女
在室高通於劉某忌女圖并亂之女不從共戕女以滅口
君曰高母道已絶應照故殺妻前夫之子律論斬庶足戒
爲繼母而淫兇者巡撫韙其議具題報可著爲例

重懲惡奴　先正事略

湯文正公斌爲江蘇巡撫有監生王某有奴竊貲逃數年
突引弓刀二十騎稱鬻身王府詬詈索金公立擒付獄論

如律常熟奴某持其主父國初所得隆武劄迫主遠逃將據其主婦公追劄熸之立斃奴杖下隆武明末唐王聿鍵年號也

還埋葬銀　先正事略

王孝子恩榮字仁庵山東蓬萊人縣小吏尹奇强頗以巫醫之術有寵於官孝子父永泰因寘產與角口被毆中要害立死時孝子甫九歲祖母劉氏年高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母傷痛自縊孝子母劉氏瘞其姑槀厝永泰棺於市僦屋其旁居之大書曰殺爾父者伊奇强也泣血三年病甚呼孝子至榻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

三喪易此海枯石爛存此志恨不可忘也孺子識之孝子洊罹大事家盡落依舅讀書稍長補諸生誓尋仇以斧自隨其舅患之誘使居長山島中禁勿令出且告之曰殺人者死國法也爾父之鬼餒矣孝子流涕聽命年二十八舉子辭於舅曰可矣遂行踰月忽遇奇强於道揮斧急擊稍遠不中道旁人爭抱持之得免奇强匿不出一日偶獨立門首又爲孝子所見直前斫中其首帽厚偏引至耳扶傷脫走其家奔訴於官時已年遠吏胥案牘無可證孝子出毋故所弃銀陳之訟庭砞批爛然縣令嘆曰至性人也吾欲尼爾則傷終天之恨欲聽爾則違累赦之條周禮調人

之法具在各爲趨避已耳孝子於是嗷然而哭觀者盡哭孝子既再舉不得奇强亦遠遁棲霞相隔八年適蓬萊人有患病者力延奇强禱治奇强亦以事久稍安入城過一小巷孝子突出扼之奇强皇窘伏地乞哀孝子曰吾父遲爾久矣遽劈其腦腦裂而絶於時見者驚出不意相率前擁孝子孝子笑曰豈有白日殺人乃畏死者遂自縶赴縣會奇强家訟當日永泰故自縊非毆死縣令欲開棺驗視孝子曰某已有子矣甯抵死不忍再暴父骸叩頭出血縣令惻然乃爲具牒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之文然查今律有擅殺行凶人者子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不論是

未嘗不教人復仇也孝子父死之年尚未成童其後疊殺不遂雖非卽猶卽也觀其視死如飴義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卽以原存埋葬銀還給尹氏以章其孝

護嫁母傷人當與母同　　先正事略

孫淵如先生星衍爲刑部郎中時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

敕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於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先生謂古者父在爲母亦服期屈於所尊嫁母服期因宗子主祭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

嫁母又爲行服謂子無絕母理又引唐八座議凡父卒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絕道故也護嫁母出母均當與母同議減鬬殺罪從之

復讐議　　　汪琬

河南民張潮兒以報母讐殺其族兄三春吏坐潮兒以死罪

詔法司核議刑部郎中汪琬議曰復讐之議載於周官禮記春秋見於陳子昂韓愈柳宗元王安石之文者詳矣吾不敢復勦其辭惟以

國家之律明之律曰若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

行兇人者杖六十注以爲不告官者又曰其即時殺死者勿論注以爲少遲即以擅殺論由此觀之凡有祖父母父母之讐雖積至於久遠而後報皆得謂之遲皆可援擅殺以斷者也顧獨不許潮兒之復母讐得毋太苛矣乎一命一抵此刑部現行則例也人既殺潮兒之母而必欲潮兒母子殉兩命以當之其失律意明矣今議者曰潮兒未嘗告官則口供恐不可信夫當潮兒具招之日有司曾不之詰及其申解之日御史曾不之駁彼口供之眞僞法司亦安從知之哉且吾非欲遂釋潮兒之死也僅僅下御史再審而

已萬一再審之後而其情可原其罪可雪吾將援此
擅殺之條以求爲
國家活一孝子則法司之所全不更多耶議者曰潮兒
旣欲復讐何不卽時殺之此大不然吾嘗見被禍之
家稚子寡女門戶單弱者有矣其上或壓於勢力其
次或格於賄財苟有復讐之心不得不乘間伺便以
圖之苟無其隙雖積蓄於久遠而推原律意皆得寬
之爲遲又何間於數年內外哉律曰人本犯應死而
擅殺者杖一百今以三春之很戾敢於殺其族母是
亦應死無疑矣此時設旁觀者若張氏之親屬能代

潮兒誅之罪亦止於杖一百而已況爲潮兒者乎使果能復其母讐而又不以減死論不可謂法之平也議者又曰奈經屢赦何夫復讐不可以赦言也赦者國家所以矜全有罪而非孝子慈孫不忍其親者之所欲也今必以此罪潮兒不幾與於行兇之甚哉故吾謂斷是獄者但當窮其口供所從來不當問赦前與赦後也吾又嘗求赦文觀之惟誤殺者赦他若謀殺故殺皆不赦吾不知三春所犯爲合誤殺律乎抑合謀殺故殺律乎果當赦乎抑不當赦乎皆非法司所得而懸斷也洵如吾說使得下御史再審不過煩本

部之題請與有司之追勘耳此其事易若反掌而所全實多若憚題請追勘之勞而甘自處於失入爲法吏者夫亦勿之思矣議上從之

犯義者當誅矣而子爲父母死兄弟相爲死乃敢義者也亦附其間何哉蓋爲子者惟願盡孝之實不願有孝之名猶魏徵所謂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也至不幸而有孝之名則其父母多遇變故者也夫遇變矣不能不報仇仇報矣不能不就獄然昔之議斯獄者往往各執其所見有憐其孝而捨之者有拘於法而刑之者有置不問而致互相殺

者有既誅之而復行旌表者聚訟紛紜迄無定論動以殺人者死王者通制爲言然尋常命案尚有謀故戲誤之分豈報仇者轉毫無區別而必納諸畫一之法邪是則孝子之罪反不得與肆惡之兇人比邪且天下之骫法者多矣顧獨於赦一孝子遂以爲壞法邪是則孝子之所遭有幸有不幸矣是編多采前事而折衷於
國朝之所讞俾臣民有所遵循用以告天下之治斯獄者亦以勸天下之爲人子者

伏聞功令凡犯罪應緣坐者雖經出繼不準原免所
以絶欺矇之路杜巧匿之奸也然臣竊以爲
特旨出於一時法令垂於萬世昔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
資廕敕令自首不首者死尋有詐廕事覺大理寺卿
戴胄奏據法當流太宗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
乎胄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明主所以布大
信於天下也陛下以一時之忿而殺之旣知其不
可裁之以法而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太宗遲
囘久之卒從胄議故法者萬世之法也緣情定罪酌
古垂後者也謹按禮爲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母服三

年爲其本生父母服期年誠以人無二本也謹按律
犯罪之人其子孫過房與人者俱不追坐誠以罪無
重科也今使爲人後者於其本生之父母兄弟不得
準律寬免倘其所後之父母兄弟犯罪又當依律緣
坐是一人之身而兩受父母兄弟之連坐也且若使
爲人後者本身犯罪則其所後父母兄弟旣當從坐
而其本生父母兄弟又復不當寬免是以兩處之父
母兄弟而皆受一人之連坐也昔魏毋丘儉之誅女
適劉氏者當從坐司隸主簿程咸上議曰女子出適
減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戚之節也今夫黨見誅旣隨

戮父母有罪又追刑是一人之身而兼受內外之辟也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嬰戮於兩門非所以均法制也請以後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止從夫家之法詔爲著令歷代遵之夫出繼之子降其本生父母之服正與出嫁之女同女從夫家男從所後其情與法一也今嫁女不嬰戮於二門而繼子獨罹延於兩父有重罹之法無一面之網臣思

皇上至仁至明垂念及此必有惻然不忍者矣但因律有過房不坐之條罪人或託名自匿胥吏或緣法爲姦四海之大敢必其無臣又思

大君猶天地也天之仁無所不覆地之仁無所不載而日月之明幽隱或有所不照雷霆之威奸邪或有所不擊其有所不照有所不擊者無損於日月之明雷霆之威而總以成天地無所不覆無所不載之仁故古帝王立法以懲奸而有罪者或倖逃於法外終不因奸而變法使無辜者反罹於法中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此堯舜好生之德所以爲萬世君極者也

臣願

皇上以堯舜爲法宸衷獨斷參酌古今念法爲萬世之法

仍

命法官將過房不坐之例一遵
欽定事例其或有託名出繼情事可疑者間以
特旨行之不必永著為令如此則
皇上無疆之仁不測之威並行而不悖矣

家譜

青城子　志異續編

廣東嘉應李姓族最繁衍有某遷居江西歷數十年其孫某甲回梓祭掃墳墓某乙不許云非親派涉訟族中人或左右袒數年未結是時嘉應尚未改府余叨篆太平鄉署州牧李太守兼山委余查訊兩造各出族譜對驗譜載其幾世祖母邱氏皆同惟所生子

不一一載生一子名松一載生二子一名松一名柏乙稱係松子孫云當日松並無弟伊譜載有柏者僞造也甲稱係柏子孫云當日松本有弟伊譜不載柏者僞造也及取族中各譜印證祖乙者所呈譜與乙譜合祖甲者所呈譜與甲譜合其譜俱係萬歷二年修紙色墨跡不類新造然彼此參差明有一眞一僞特不得其弊竇耳再三披閱見各譜中邱字有加偏旁者有未加偏旁者細細核對其云二子者皆有偏旁其云二子者皆無偏旁余曰弊在此矣當問乙曰爾幾世祖本生二子甲乃柏之子孫爾何得僞造族

譜乙猶不服余曰爾譜中邱字何以有偏旁乙曰恭避聖諱耳何得云僞余曰其僞正在此字雍正元年奉

上諭邱字加偏旁爾譜乃萬歷二年修何預有此因恪遵日久爾等改造時不暇計其雍正前並無此邱字譜也時乙語塞案遂結

春秋筆　粵屑

香山某鄉明季有顯宦當闖賊破京師被執旋細咎索輸金銀艱苦備嘗及

大兵至賊敗走遂乘機得脫逃回籍旋依附桂王後卒

於家葬近鄉子孫繁盛富有祠產凡官紳葬地例有
封禁乾隆年間有族子某妻歿侵葬禁步內地其子
孫控之縣批嚴拘押遷某潛逃赴省求解救於青楓
橋蘇先生蘇舅之名訟師也謂之曰而欲解救不聞
孫子之言乎凡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
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汝族勢盛非
可力爭也吾爲汝解之遂作呈使向臬司投遞其詞
云按某乃前明顯宦當我
朝定鼎之初彼猶以洛邑頑民負固不服則所稱禁步其
受禁於明朝耶抑受禁於

本朝耶若受禁於明朝則前朝之禁不可以禁今人之葬

如云受禁於

本朝則彼既爲背叛之臣烏得有禁步既非禁步人人得

而葬之云云臬司批云雖屬強辯亦難逃春秋筆也

竟得不還